

## 原住民文化與教育處境之田野觀察 -以台東知本區知本國中為例

社學二 陳奐羽

### 進入田野觀察：

在某一次因緣際會下和我久違的國中老師碰面，談起她調去知本國中後的教書生活，她如何帶領學生走出家庭的陰霾以及對於未來的希望。當下聽到除了詫異原來在台灣這樣弱勢的角落並不只是出現在人少的深山裡，而是觀光客總是聚集的知本地區，更希望能親自走訪一趟，深入了解究竟如何從教育著手改善原住民孩童的家庭困境。正好由於知本地區的國中為了準備全中運的表演，需在寒假時上一周的課，我便藉此機會以學校志工的名義，到知本國中進行為期一周的田野觀察。

### 觀察面向： 城鄉差距

在前往知本國中的路上，我們騎車穿過他們的部落巷子裡。這裡的路十分蜿蜒，且狹小到小客車進出會有困難，巷道的面貌相當一致，也沒有任何店家。後來我的老師帶我走進一戶人家裡，才發現原來是家麵店，簡陋的無標價菜單掛在進門的上方，整個屋子是用木板搭建的，地板凹凸不平，走每一步都會發出木板摩擦的聲響。幾天後的觀察才發現這裡並不是沒有店家，只是店家的營業形式較為不同。除了少數的大型店家有價目表和固定營業時間，其他都是較為自由型的家庭式店家。但相隔一座橋到觀光客眾多的溫泉區，這樣的家庭式店家便無可見，除了統一的標價，所有的物價也是翻倍成長，店家的態度也較冷漠。以光觀客與否為分界點，即使在同為基礎建設弱勢的地區，也能因人口特質的不同而劃出類似城鄉的區別。基礎建設的缺乏不僅反映在市容，也反映在校園內。知本國中因為是體育發展的重點學校，是知本區唯一擁有 200 公尺操場的學校，然而跑道卻仍是凹凸不平的紅土。

*「這裡根本沒錢做 PU 跑道，每次到了運動會，學生就得自己畫線，畫完還要馬上塗膠，免得下雨被沖掉。」*

*~教務主任兼體育班班導*

*「我們大隊接力都不能穿鞋，因為穿鞋一定會滑倒，尤其衝彎道的時候。不過就算赤腳還是有可能跌倒，最後贏的那班都是沒跌倒的。」*

*~九年級體育班學生*

情況欠佳的跑道不僅影響體育班學生練習和競賽的品質，更有安全上的憂慮。由於除了操場外沒有其他可供練習的場地，各個體育項目的學生都聚集在操場上練習。在第三天的放學後，我就親眼目睹在操場中央擲標槍的女生因為角度偏離，差點射到在丟鐵餅的男生，鄰近的跑道上亦有練跨欄的學生，教練一個驚呼馬上

上前查看，所幸只是虛驚一場。教務主任表示其實這是常有的情形，縱使校園內確實有其他荒地，但學校實在沒有多餘的經費能支持「養」另一個練習場地。在去年之前，體育班學生甚至沒有真正的球鞋可以穿，經過各方奔走和計畫的撰寫，終於申請到 NIKE 的贊助，不再每次練習都受傷。在場地問題尚未被解決之前，她只能在放學後的訓練時間，在場監督，以免意外發生。

不過，城鄉差距所反映的不只在設備的落差，其資訊的匱乏程度更是嚴重。白天大多數的時間除了到班跟課，我都待在教務處。在這裡，時常有需要補考或補寫作業的學生，也因此有許多和學生接觸的機會。有個八年級的學生中午時在我座位旁補寫讀書心得，我注意到她頻頻抬頭起來瞄我，似乎很好奇這生面孔是誰。當她一聽到我是從台北來時，臉上立刻顯露出羨慕和驚訝。

*「哇...姐姐你從台北來嘍！難怪，就覺得你長得不一樣！」*

不過開始詢問她究竟覺得何處不同時，她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只是不斷地喃喃自語「好好喔，住在台北...」。後來這個消息似乎傳開了，許多學生在路上便主動和我說話，話題不外乎是問關於台北的一切。

*「台北的東西看起來都好高級，能住在那邊一定很有錢。」*

*「我都沒去過台北耶，上次那個 XXX 跟她媽去台北看醫生，真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機會去。」*

在對話的過程中，我發現幾乎所有的學生都沒離開過台東，連綠島都沒去過，甚至不知道原來綠島是觀光勝地，還以為只是普通的一個小島。還有一名九年級學生看到我在翻教務處桌上的雜誌時，很驕傲的跟我說起這些雜誌的來歷。

*「我們以前都沒有這些耶！連雜誌是什麼都沒聽過，本來還以為跟報紙一樣每天一本，是我們班導從台北來這裡之後才幫我們訂的，每個月我們可以自己選一本雜誌。」*

~九年級原住民生原原

不過令人感到弔詭的是，我發現他們人手一「機」，而且還是單價不低的智慧型手機，且幾乎都是網路吃到飽的方案。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可以藉由網路得知世界各地的消息，資訊的取得應非困難。進一步的隨機訪問幾位學生發現，原來他們使用手機的主要用途仍然是聯繫關係和聯絡。即使他們的網路資源能提供他們取得身邊以外的資訊，他們卻不常使用那樣的功能，而是花許多時間在虛擬社群當中。但他們的虛擬社群成員其實也是他們身邊的同儕和家人，也因此，資訊化時代的特色也沒有在他們身上體現，他們也未因為資訊科技的發明，和外界連結成跨時空的社會組織模式。

## 運動作為翻身機會

原住民在運動場域中嶄露頭角而促成社會流動早已不是稀事，既有的討論多針對原住民是否真的較漢人擁有運動上的先天優勢，但不論上述的假設為真與否，在這次的田野觀察中我發現到該現象的轉變。即使在原住民較擅長體育的意識形態下，漢人也加入了藉著運動作為翻身機會的行列。

例如偉偉(化名)是九年級體育班的漢人學生，在運動場上嬌小的身材特別醒目，偉偉的教練向我解釋偉偉希望走體育的原因。

「其實偉偉是扁平足，你看他的腳是不是怪怪的，這樣的腳根本不適合練跨欄，很容易受傷，加上個子又小，很吃虧。可是他家裡的很窮並不支持他繼續念書，為了讓自己的前途有點希望，就只好咬著牙硬練。所以像我都多給他休息時間，練體能時就不會特別強求他，要隨時注意他是不是能負荷的了，也要常常給他鼓勵。雖然他先天條件很差，但他的表現越來越好，甚至常常主動要求多練習。」

又如另外一位同班的女生詩詩(化名)，同樣也是漢人，詩詩小時候父親外遇，母親後來再嫁到台東，但繼父既不務正業，又時常對母女暴力相向。平常白天母親在外工作，家裡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她在處理，繼父總把她當佣人使喚，做不好就隨意辱罵她。

「我爸昨天又跟我吵架，因為我不給他錢。X 的，我每個禮拜去飯店打掃的錢也要給他，才一百塊，他一毛錢也沒給過我。他就說『妳那什麼臉？找打嘛？妳不爽是不是？不爽搬走啊，反正沒人要妳。』煩死了，平常每天都是這樣一直重演，更不用說喝醉酒的情形。」

~九年級漢人學生詩詩

詩詩的教練告訴我：

「其實詩婷的腳也不太能跑，她早就已經開過兩次刀，每次練短跑腳都痛到不行。但家裡經濟因素，所以現在的她只能靠體育讓自己有機會進入好一點的公立高中。」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印證，運動乃是一面映照社會之鏡，在本質上運動是一種功績主義 (meritocratic) 的成果，它促發一種霸權的意識形態，正當化社會不平等的現況，深化了成功乃是源自超凡努力的迷思 (Eitzen, 2006; Sage, 1998)。另外，將原住民作為體育好手的意識形態已經不具太大的意義，因為事實上其子女會想藉由運動促成社會代間流動的已非原住民莫屬，而是社經地位於中下階層的家庭。在觀察的過程中，也未發現原住民因為其族群身分的雙重弱勢與漢人弱勢形成差異。

## 文化展演的矛盾

擔任志工的最後三天，便是他們預定的全中運舞蹈彩排。來自台東三所國中 200 多位學生，穿上族服(舞蹈族服而非本身族服)開始三個連續整天的練習，司令台上多位一流的原住民舞蹈老師負責排舞。而在這段期間，其他未被挑選為舞者的學生仍然正常上課。這樣的情形並非在此次全中運舞蹈表演才出現，事實上往往學校為了爭取各種經費和補助，必須參與很多原住民相關的計畫和演出，也因此學生的上課的時間被抽出，被挪用，不論體力上或心力上都很難維持在最佳狀態。當文化展演和教育權相互衝突時，學校有時被迫做出犧牲學生教育權的決定。

「我們也很不想讓這些學生一天到晚不上課去跳舞，但這樣的練習是上級單位要求的，我們唯有拿到這分榮譽，才有足夠的經費替學生做些什麼。」

~教務主任

在教育權受剝奪之餘，校內這類文化展演的正當性也是值得探討的。在學校挑選文化展演的行動者時，並未指定為原住民身分，況且實際上該校的原住民比例僅約四成，剩下的六成都是非原住民學生。意指，許多漢人也是會參與到原住民的文化展演，而這過程中可能是非自願性的。我隨機分別問了幾位漢人及原住民的學生對於校內文化展演等活動想法為何，得到以下答案。

「沒有喜不喜歡啊！老師叫我們去，我們就去。練習很累，我也很不想練，可是也沒辦法違背。」

~七年級原住民學生

「還好吧，畢竟我們自己是原住民，跳自己的舞蹈可以為學校爭光啊！可是像他們(指漢人)要跳就怪怪的。」

~九年級原住民學生

「不喜歡。累死了，不如在教室上課還可以坐著。」

~九年級漢人學生

由以上的學生回答可以發現，多數參與的學生並未感受到文化展演的意義，或許是因為對於這種一般集體性的操練，自願者本來就是少數，非自願者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下，即使不認可但也無力抗拒。我們總是設想原住民在跳自己的舞蹈時會產生我族認同的驕傲，但在此次的田野觀察中並未發現類似現象。

文化展演的戲碼不只在學校上演，在校外，尤其在觀光客眾多的地區，他們更是備受歡迎的一群。每天晚上，他們當中的幾位學生便會到知本老爺進行例行性的原住民舞蹈表演。這些舞者經過層層挑選後才能進入老爺表演，他們的照片和個人簡介被掛在老爺的大廳裡，但酬勞卻只有安三百元，每次表演所領的錢

都是固定的，表演的時間約一個半小時，加上先前和表演後的練習時間約五小時，但練習的時間皆為義務制，飯店無須給付薪水給他們。自觀賞們的表演時，飯店在後方的布景打上了字幕：

今晚為大家表演的舞者們，大多都還是學生，白天時，團員各自上班、上課；到了晚上，大家穿戴傳統服飾聚在一塊兒，無憂無慮的歌唱舞蹈.....

這些話相當諷刺的呈現出一個雇主者在剝削勞工之時，還不忘將之包裝成一個完美、感動的被凝視的地方，讓觀光客對之產生憧憬和嚮往，但事實上都是來自白日夢式的幻想。

然而在表演後，我再次訪問表演的學生們，他們卻給了我和早上截然不同的答案。

「我很喜歡在老爺表演，可以站在舞台上真的很光榮。」

~七年級學生

「可不是隨便的人都能來老爺表演耶！一定要是原住民，而且要跳得很好，能夠被選上真的超級幸運，又有錢可以賺，而且這裡的老師很好，我們團員間的感情也很好。」

~九年級學生

「在這裡跳比較高級啊，比起去做木工，能來這裡工作好太多了。」

~八年級學生

從他們的回答中，我發現了比雇主壓榨勞工，以及低價消費原住民文化更重要的事。我開始意識到他們對於這份工作的高度熱愛，這些弱勢學生在大眾的場域內無法獲得掌聲，但在這裡，縱使呈現的方式再庸俗，觀眾仍然給予很大的肯定。他們開始產生自我的身分認同，認為身為原住民的自己是驕傲的。同樣是藉由文化展演來獲得經濟上的支持，但可能對於學校所爭取的資源感受度不高，加上這些舞者將自己和其他同樣跳原住民舞蹈的原住民區隔開來，他們意識自己的特殊的少數，儘管酬勞相當微薄，但已相對性來說，這樣的待遇仍是輕鬆且優渥的。再者，從他們的互動關係中可以看出團員間的感情相當緊密，或許在多數家庭功能失衡後，孩子再也無法從中獲得代間信任，只好轉而向外發展。在這裡，他們藉著共同的興趣和目標，建立所屬團體的依附感，對於這些孩子來說，意義相當重大。

### 限制與未來方向：

這次的田野觀察非常倉卒，即使一直希望建構出有系統的觀察方式，但因為不清楚對方能提供給我什麼樣的資訊，導致我不敢事先設立太多目標，而最後呈現蒐集到的資訊太過龐雜難以分類。另外，原先計畫藉由隨班觀課來觀察學生的學習狀況，以及學校如何支持、修補他們家庭功能的不足，但實際上觀課的堂數相當少，大多數的時間學生們都在彩排和練體能。再者，由於這個田野觀察並未

讓帶領我的老師知道，因此並未擬正式的訪談問題和時間，多是藉由聊天、對話的過程中汲取片段資訊，可能導致分析的結果偏誤或過於武斷。未來希望能鎖定在一個主題，更進一步探討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經濟狀況上呈現為何，或者鎖定在為何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的弱勢學生，只能靠體育項目讓自己獲得翻身的機會。這究竟是一個真實，較為容易的途徑，抑或只是另一種意識形態的假象。探究這些原因，將會有助於該弱勢群體擺脫階級複製的命運。